

毛澤東論知識分子

任弼時論知識分子

夏衍論腦力勞動者的道路

毛澤東論知識分子

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
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革命知識分子的改造

張孟聞論科學工作者與政治

中坐定。庭前。傳取。國籍。改爲。培塿。培塿。身中。坐定。庭前。傳取。國籍。改爲。培塿。培塿。身中。

毛澤東論知識分子

蔣荷生

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

數十年來，中國已造成了一個知識分子群與青年學生群。在這一群人中間，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國主義與大資產階級並為他們服務而反對革命的知識分子外，一般是受帝國主義、封建殘餘與大資產階級的壓迫，使他們遭受着失業、飢餓的威脅。因此，他們有很大的革命性。他們或多或少有了現代的科學知識，~~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能起着先鋒的橋樑的作用。~~辛亥革命的留學生運動，~~一九二九年約五四運動，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運動，就是明顯的例證。~~尤其是廣大的比較窮苦的知識分子與半知識分子，能夠和工農一道，參加和擁護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廣大的傳播與接收，首先也是在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中。革命力量的組織與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

但是知識分子在其未與民衆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民衆利益服務並使其生活群眾化之時，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有先鋒的與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參加革命到最後勝利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時，就往往脫離革命隊伍採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

竟變成革命的敵人，陳獨秀、張國燾就是這少數知識分子的代表。知識分子往往有一種主觀的個人主義的自大陸，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群眾鬥爭中才能洗刷乾淨。（摘錄自「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

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所給予中國人民的災難中，包括了民族文化的災難；特別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文化與教育事業，文化人與教育家，所受災難，更為深重！為着掃除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為着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中國，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教師、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新聞工作者、著作家、文學家、藝術家與普通文化工作者，以「為人民服務」和人民打成一片的精神，從事艱鉅的工作。一切這些知識分子，只要是在為人民服務中著有成績的，應受到政府與社會的尊重，把他們看作國家與社會的寶貴財富。中國是一個被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後的國家，中國的人民解放鬥爭迫切需要知識分子，因而知識分子問題就特別顯得重要。而在過去半世紀的人民解放鬥爭，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的鬥爭中，在八年抗日中，廣大革命知識分子對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很偉大的；在今後的鬥爭中，他們將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後政府應有計劃地從廣大人民中培養各類知識分子幹部，並注意團結與教育現有一切有用的知

識分子。

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建立新中國的必要條件。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義的與法西斯主義的文化、教育，應當採取適當的但是堅決的步驟，加以掃除。

對於由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所造成的摧毀中國人民的精神與肉體的那種不知衛生的愚昧與疾病疫癘的嚴重情況，應當講求積極的改革與救治辦法，推廣國民衛生事業。

對於舊文化工作者，舊教育工作者及舊醫生們的態度，是採取適當方法，教育他們，使他們獲得新觀點，新方法，為中國人民服務。

中國國民文化與國民教育的宗旨，應當是新民主主義的；就是說，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與新教育。

對於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中國文化運動的借鏡；盲目服從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服從，而是批判地吸收它，以利於推進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在為着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鬥爭的總方針下，共產黨人應不要分階級、信仰與黨派，和一切知識分子很好地團結起來。（摘錄自「論聯合政府」）

革命知識分子的改造

現在有些糊塗觀念，在許多人中間流行着。例如關於什麼是理論家？什麼是知識分子？什麼是理論與實踐聯繫等等。

我們首先要問，我們黨的理論水平究竟是高還是低呢？近來馬列主義的書籍翻譯的多了，讀的也多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不是就可以說我們黨的理論水平已經是提得很高了呢？確實，我們的理論水平是比過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線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低，非常之落後。一般說來，我們的理論還不能夠與革命實踐相平行，更不去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際提高應有的理論程度。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經過考察，上升到理論的階段。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竟有多少人創造了算得稱為理論的理論，算得稱為科學形態的、週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在經濟理論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生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一本理論書。像中國經濟的問題，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呢？能不能說我黨已經有了像樣的經濟理論家呢？實在不能說。我們讀了許多馬列主義的書籍，能不能就算有了理論家呢？也不能的。因為馬列主義是馬恩列斯他們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從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論。我們如果僅僅讀了它，但

是沒有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沒有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特殊性的理論，我們就不能妥協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如果我們身為中國共產黨員，却對於中國問題熟視無睹，天天看，看不見，戴了眼鏡，還是看不見，看見了的只是書架上的馬恩列斯的現成文獻，那末，我們在理論戰線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如果我們只知背誦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笑聲），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是就算得一個馬列主義的理論家呢？大概不能算呢吧！這樣的理論家「實在還差少一點好」。假如一個人讀了一萬本馬恩列斯，每本又都讀了一千遍，以至於句句都背得，這還是不能算理論家的。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什麼理論家呢？是要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依據馬恩列斯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與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要的這樣的理論家。假如要作這樣的理論家，那就要能夠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並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去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這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

現在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思想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對每一問題加以調查研究，然後創造出理論。這個責任是担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黨校不應該是死讀馬列主義條文的，而是要能夠首先精通它，然後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應用，現在作與用百分數計算成績，那麼，像讀一萬本書，每本讀了一千遍，但左

完全不能應用，這究竟應該算多少分呢？我說一分也不算。（笑聲）但是，如果你能應用馬列主義觀點，說明一個二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讚，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現在我們黨校，也要定這個規矩，看他讀了馬列主義以後怎樣看中國問題：有看得清楚的，有看得不清楚的，有會看的，有不會看的，這樣來分優劣，分好壞。

關於所謂「智識分子」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知識分子特別寶貴。中央又作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要爭取廣大的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是革命的，願意參加抗戰的，一概採取歡迎態度，這是很對的。因此知識分子就很光榮，土包子就吃不開。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的知識分子，革命就不能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於是，有人說：「哈！你弄顛倒了，亂說一頓！」（笑聲）但是，同志們，你別着急，我講的多少有點道理。

甚麼是知識？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民族鬥爭知識也包括在裏面。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種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此外再沒有別的知識了。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看看那些從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裡面出身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樣呢？一個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畢業了，就有知識了，但是牠們

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這些都沒有幹過，這些實踐的知識一點也沒有，他們有的只是書本知識。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為很難，至多算得一個半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的知識還不完全。什麼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麼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理，也是他的前人總結生產鬥爭與階級鬥爭的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須知道這種知識對於他們是倒轉的，是逆行的，是片面性的，是人家證明了而在他們還沒有證明的。他們須知學這種知識並不那末困難，甚至可以說是最容易的。像大司父煮飯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鹽醬醋等件合起來，創造成吃的東西，這是並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柱和我們家的大司父比較起來就有很大的區別。火大了要焦，鹽多了要苦，（笑聲）煮菜做飯真正是一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書，那末，只要你識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闔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司父煮飯容易得多，比殺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會跑，（笑聲）殺它，它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世界上那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呀！所以我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點。

有什麼辦法使半知識分子變為名稱其實的知識分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一切僅有書本知識的人回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而對於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則回到實際研究中去，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

我這樣說，難免有些人要發脾氣，他說：「照你這樣解釋，那麼馬克思也是一個半知識分子。——我說：是的，馬克思一不會殺豬，二不會耕田。但是他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又研究了商品。商品這個東西，幾百萬人大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視無睹。只有馬克思他拿了商品這樣看，那樣看，不像我們讀聯共（布）黨史這樣馬虎從事。他從商品實際發展中，做了分析工作，從普遍的存在中，找出理論來，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歷史，研究了無產階級革命，創造了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與無產階級革命階級革命的理論。這樣，馬克思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他與半知識分子有別，他參加了實際革命運動，他回到實際中去加以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這種概括的知識，就叫做理論，我們黨內需要許多同志做這樣的工作。我們黨內現在有大批同志可以從事於這樣的理論研究工作，他們大部是聰明有為的人，這些同志我們要寶貴他們，要尊重他們。但是他們的方針要對，過去的錯誤，他們不要重複。他們必須拋棄教條主義，必須不停止在現成的書本上。」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向客觀實際得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別的任何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講過，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刮臉皮。馬列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向客觀實際獲得了證明的最

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讀馬列主義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條，這就是阻止了理論的開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面，我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錯，這樣的人經驗很多，這是很可貴的。但是，就以經驗為滿足，那也很危險。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偏於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與普遍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的不完全。而要把革命辦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

這樣看來，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那怕是馬列主義，也可以使它變成空洞的東西。一種是屬於感性與局部的知識，沒有發展成為理性的與普遍的東西，這兩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東西。

但是，我們工農幹部要學理論，必須首先學文化，沒有文化，馬列主義理論就學不進去。學好了文化，隨時都可學習馬列主義。我幼年沒有進過什麼馬列主義的學校，學的是一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一套，（笑聲）我識字便是從這裏學來的。譬如「學習」兩個字，就都有了，我可以用這兩個字來學習馬列主義。何況現在不學孔夫子，學的是新鮮的國文史地與自然常識，這些文化課學好了，到處有用。我黨中央現在強調工農幹部學習文化，因為學了文化以後，政治，軍事，經濟那一部門都可學。否則工農幹部雖有豐富經驗，却沒有上升到理論的可能。

由此看來，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

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認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所以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經驗主義。他們都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面性的缺點，並而力求改進，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

但是這兩種主觀主義，現在在我們黨內主要的還是教條主義最為危險。因為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恩列斯的面孔，嚇唬工農幹部，把土包子俘虜過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都不易識破他們的面孔。也可以嚇唬天真瀟灑的青年人，把他們充當俘虜。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書本知識的幹部，願意和有經驗的幹部相結合，願意從實際事物的研究，可以產生許多理論與實際結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產生許多真正的理論家。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經驗的同志得到良好的先導，使有經驗的同志上升到理論，而避免經驗主義的錯誤。

除了「理論家」與「知識分子」兩個糊塗觀念而外，還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論與實際聯系」，在許多同志中間，也是一個糊塗觀念。他們天天講「聯系」實際上却是講「隔離」，因為他們並不去聯系。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是怎樣互相聯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的要對準靶。馬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與靶的關係。有些同志却在那裏「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

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裏，搓來搓去，連聲讚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鑑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係。馬列主義的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否則，我們為什麼要去學馬列主義呢？是不是因為我們吃了小米不得消化，因此要念消食經呢？（笑聲）我們黨校確定要學馬列主義是為了什麼呢？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列主義不是為了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神秘，好像道士們到茅山，學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沒有什麼好看，也沒有什麼神秘，它只是很有用。直到現在，似乎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列主義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只要得了它，就可毫不費氣力的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的愚昧，我們對這些人還應該作啟蒙運動。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的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麼用處呢？（笑聲）同志們，你們會知道，我這樣說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馬列主義看成教條的人，使他們大吃一驚，甦醒過來，好拿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列主義。馬恩列斯曾經反覆的講，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些人偏偏忘記這句最重要的話。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拿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應該用於中國，從中國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創造出理論來，才叫做理論與實際相聯系。如果只是口頭上講聯系，那末，講一百年也是無益的。我們反對主觀的片面的看問題，必須攻破教條主義的主觀性與片面性。（摘錄自「改造學習」）

任弼時論知識份子

知識分子中，有許多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我們應採取什麼政策呢？

我們對於學生、教員、教授和一般知識分子，必須避免採取任何冒險政策。對於知識分子如何看法？教授、教員、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等，他們大多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們自己幹的事業，是一種腦力勞動。對於這些腦力勞動者，民主政權應採取保護他們的政策，並且應當儘量爭取他們為人民共和國服務。

這些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是有知識和專門技能的，一般都靠自己的知識和技能謀生活。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過着經濟上很困難，政治上很不自由的生活，其中還有不少的失業者。至於在科學上創造發明的機會，更是少極了。他們中也有極少部份人，是堅決跟反動派跑的，但是極大部份人看到了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的種種腐敗反動，而對國民黨統治和美帝國主義侵略表示不滿，對於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抱着某種程度的同情，或持中立的態度，這些人是可能爭取的。如果我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導他們，給他們適當的教育和改造，他們的知識和技能是可以為着新民主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服務的。至於學生，從國民黨城市近幾年的學生運動及我們整頓三風審查幹部經驗來看，絕大部份學生是不滿蔣介石反動獨裁統治，要求民主的。去年一年，三次大的學生運動，是我們在農村中實行土改的時期爆發的。許多傾向革命的學生，包括若干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學生，他們並不反對改革土地制度，積極地為民主而鬥爭，因為他們逐漸認識到土地改革是他

們所要求的民主的一個基本部份。其他的許多學生，因為看到了革命發展，天下將是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在全國建立的這種大勢，也可能接受進步思想，逐漸轉到民主方面來，而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蔣介石的統治。在廣大的學生群衆中，反革命特務分子是有的，但他們只是絕對少數之學校中的三青團員，也並不是個個都堅決反對革命。其中只有一部分，或者只是一個極小的部分，是不可救藥的反動分子。因此我們對學校的知識分子應該分別幫助他們進步，領導他們參加革命鬥爭，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解放區內已有一萬萬六千萬人口，還在繼續發展。三五年内，革命就要在全國勝利了。我們要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就必須要有知識。例如建立一個醫院，要設內科、外科，婦科，小兒科，牙科等，就要有許多學生，醫助，護士。這些人才，要經多年學習和實際工作鍛鍊，才能培養出來。例如要修一條鐵路，必須有工程師和其他的技術專門家，就要有大批段長、站長等。又如被戰爭破壞了的鐵路，將來要迅速建設，還要建設新的鐵路（現在在解放區的後方就已經在建設），靠我們軍隊的工兵連當然是修築不起來的。又如土地改革後要提高農業生產力，我們就要有許多農業專家，來改良種籽、肥料、工具和水利。我們辦兵工廠製造槍砲子彈，就需要許多工程師、專門家。開商店，搞貿易，需要許多會計。辦學校，要教員。這一批技師、專門家，科學家、教員等等，都不是一天可以培養出來的，要有專門的學校來培養，多年才能畢業。我們目前還沒有如此多的有知識的專家，我們必須放手爭取和使用中國原有知識分子專門家，替人民辦事。我們要使用這批知識分子，教育和改造他們，糾正他們許多人輕視人民脫離群衆的邪氣。他們的大多數是有建設熱情的，在新民主主義的偉大建設事業

中，其中的大多數一定是會進步的。

現在農村中還有許多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沒事做，我們也要想辦法來爭取和改造他們。只要他們表示願意服務民主政府法令，特別是土地法，不反對共產黨的政策，願為人民服務，不進行破壞活動，如有違法行為甘受政府法律制裁，我們就可以讓他們出來工作。可辦各種訓練班，訓練技術和政治，慢慢改造他們，然後分配他們以適當工作。但不要一下用在緊要的崗位上，而且要經常提高警惕性，防止他們中有些壞分子的破壞。經過長期考驗過的，才可放在重要工作崗位上。

我們要防止因為消滅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與封建制度有關的知識分子，這對人民的事業，是有害的。同時，更要注意培養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要使翻身的工人農民得到知識，並將他們中的優秀份子或他們的子弟培養成知識分子，培養他們負擔建設任務。如果只能利用舊的，而不着重去注意培養工農知識分子，那就會要犯錯誤。（摘錄自「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

夏衍論腦力勞動者的道路

——光和熱是怎樣發出來的

日前，在「文訊」雜誌上看到來自清先生的一篇文章，「今天的詩，介紹何達的詩集：『我們開會』」，其中一段話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啟示，這一段話是：

「傳統詩有『我』，所以強調孤立的個性，強調獨特的生活，所以有了貴族的詩人。青年代却要揚棄這種詩人。何達在『我們不是詩人』裏說：

「詩人們啊

你們的靈魂發酸了

你們玩弄着自己的思想

別人玩弄着你們的言語

閉着兩雙手

什麼也不做

——滾你們的蛋吧

「詩人做了詩了，就有一個詩人的圈子將他圍在裏頭。不論他歌唱的是打倒禮教，人道主義，愛和死，享樂和敏感，或是折磨和信仰，卻總是劃在一道圈子裏，躲在一個角落裏，不能打開自己，不能像何達說的『火一樣的公開了自己』（無題）。這種詩人的感和主題往往是從讀書甚至於讀詩來的。讀書或讀詩固然也是生活，但是和衣、食、住的現實生活究竟隔了一層。目下大家得在現實生活裏掙扎和戰鬥，所以何達說：

我們的詩

只是鐵匠的「頭門」

木匠的「鋸」

農人的「鋤頭」

士兵的「僥」——我們不是「詩人」

「這樣抹掉了『詩人』的圈子，走到人民隊伍裏，用詩做工具和武器去參加那集體的生活的鬥爭，是現在的青年時代。」

我不懂詩，其實應該老實說，對於「玩弄自己的思想」，而又讓「別人玩弄你們的語言」的所謂「詩」，甚至頗有一些反感，但是，單就着這裏朱先生所引用的這幾行詩，就不僅懂得而且被感動了。因為這些話不僅適用於詩，而且也可以適用於全般的文藝工作。我們文藝工作者是最歡喜投到靈魂的。那麼讓我們自己檢查一下看，是不是自己的靈魂已經發了酸了？為什麼會發酸，何達先生的詩裏說得很明白，是因為「閑着兩隻手，什麼也不做」的原故，思想一旦成了玩弄的對象，這就表示這所謂「思想」已經和生活脫了節，把自己「劃在一道圈子裏，躲在一個角落裏」，實際上，這已經不止於「閑着兩隻手」，而且也等於「閑着一個腦」了。古人說「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思想和生活脫節，生活脫離了鬥爭而停滯下來，那就難怪靈魂要發酸了。

從這些詩的啟發，使我聯想到最近郭沫若先生發表在「群眾」上的一篇文章：「腦力勞動者對五一號召應有的覺悟」。這篇文章更明白地講了「貴族文人」和「腦力勞動者」的分別：

「今天的所謂文化人便是舊時代的所謂『士』或『士大夫』。『士』居於四民之首，是官僚候補者，統治階級的層次機構，對他都是以准貴族看待的。今天的所謂文化人，有的甚至又被稱為社會賢達，在這些稱謂裏面，沿着舊時代的遺習，不用說依然包含着尊重的意思，然而也無可掩飾，是有菲薄和奚落的濃厚的臭味了。這是時代的進展，也是文